

世界畅销书榜惊悚悬疑小说

坊

A LIKENESS
IN STONE

[英] 朱莉娅·沃利斯·马丁 著
J. Wallis Martin

女尸

群众出版社

作者多次荣获侦探小说大奖
本书已被英国 BBC 电视台改编成电视剧

世界畅销书榜惊悚悬疑小说 坊

A LIKENESS
IN STONE

[英] 朱莉娅·沃利斯·马丁 著 张爱平 译
J. Wallis Martin 谢为群 校

女尸

群众出版社

作者多次荣获侦探小说大奖
本书已被英国 BBC 电视台改编成电视剧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女尸 / (英) 马丁著; 张爱平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7.5

(世界畅销书榜惊悚悬疑小说坊)

ISBN 978-7-5014-3997-3

I. 女… II. ①马…②张…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33129 号

女 尸

著 者: [英] 朱莉娅·沃利斯·马丁

译 者: 张爱平

责任编辑: 张 蓉 魏安莉

封面设计: 张晓光

责任印制: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pbs.com

信 箱: qzs@qzpb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960 毫米 16 开本

字 数: 184 千字

印 张: 13.5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4-3997-3 / I · 1636

印 数: 0001—7000 册

定 价: 22.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A Likeness In Stone

Copyright © 1997 J. Wallis Martin

First published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by Hodder and Stoughton
Limited

A division of Hodder Headline PLC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3 Qun Zhong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 by arrangement with Da Zhe Cultural Consulting Co Ltd,

The right of J. Wallis Martin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e
Work has been asserted by he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

All right reserved.

图字：01 - 2003 - 6932



作者简介

朱莉娅·沃利斯·马丁是一位享有盛誉的小说家和电影剧作家。多次荣获侦探小说大奖。她对神话和电影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如今，她居住在英格兰的多塞特郡。

1

沃恩自己也说不清楚，是什么原因让他喜欢上了潜水，但不管是什么原因，他对此好像从来就没有厌倦过。这也许是因为他在海军服役期间，曾游弋于一些大自然赋予的、最为美妙的潜水环境中，从而给他留下了难忘的深刻印象；或者只是因为他痴迷于水没过头顶时那种突如其来的刺激和心跳的感觉。

那天，他和桑德斯到位于马什菲尔德的水库潜水，下水的那一刻，他又体验到了那种熟悉的快感，但他同时还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身体在往下沉，一种好像是但又不完全像是水的吸力在把他往下拽。应该说，这是一种非同一般的直觉，也就是第六感觉。每当他在开阔的、会致人致命的水下工作的时候，他总是会产生第六感觉。

他犹豫不决地想，是否应该放弃继续潜水，但又觉得不妥，因为一出水面，桑德斯肯定会问为什么。像自己一样，桑德斯曾经也是一名海军，他不太可能有这种感觉。所以，沃恩不到万不得已，实在是不想对他说自己感到有些不对劲儿，也不愿意让他以为自己可能弄丢了氧气瓶什么的。可是那种直觉越来越强烈，而且，虽然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个水库比他们以往潜过的许多地方要更危险，但是水下平静得出奇，还有一种不完全是因为光线不足而造成的昏暗。

在他们的上空，天，下着雨，雨丝划破了水面，带着天空中的亮光向水的深处穿刺而下，给他们前行的道路带来了些许亮光。沃恩心烦意乱。起初，他并不能确定原因所在，可是很快他就有所感悟，这个不同寻常的水库的怪异之处在于：水库里没有鱼，也没有黑糊糊的缓慢爬行的螃蟹像幽灵似的在阴暗处游移，与他们同行。

他的一个教练曾经告诉过他，如果没有鱼就意味着一种警示。这是反常现象，通常归咎于水质遭到污染或是有大的食肉动物出现。这令他想起有一次，他正在莫桑比克海湾的外围享受潜水的乐趣时，十分突然地发现鱼群一下子失去了踪影，这可把他给吓傻了。他试图通过海水对他身体的冲击感觉出是什么吓跑了鱼群。就在这时，一头大鲨鱼赫然向他游来，他的脑海里立即闪现出他听到过的有关鲨鱼的传说。比如说，他知道，大白鲨很少会立刻向你发起凶猛的攻击，它们只是游戏于它们的猎物周围，先是咬下一只脚，随后可能撕下一只手，或许在失去耐心和兴趣以后啃断膝盖以下的小腿，留下残缺不全的肢体躯干任其腐烂。

他惊恐万分，拼命向岸边游去，他知道他随时都会感觉到鲨鱼的嘴在触吻他的肢体；但是那种撕心裂肺的剧痛并没有发生，倒是他的右腿好像隐隐约约地被重击了一下。他爬上岸来，瘫软地一头栽倒在海滩上，因恐惧而呜咽起来。他肯定自己的腿被鲨鱼咬断了，所以，他都不敢回头看一眼自己的残肢。

腿上有血，但并没有残缺——只是被鲨鱼蹭破了皮，鲨鱼的皮肤像砂纸那么粗糙。

这使沃恩感到极度的羞愧，羞于海滩上的人们都听到他像一个女人似的哭泣。他试图从脑海里驱散对往事的回忆，可就是这静谧的水使他对以往发生过的事挥之不去。凭借着“有用的信息”，也就是他对所查过的资料的记忆，他这会儿似乎觉得有房子在眼前。这所房子在原泰晤士河水利局保存的档案中有记录——在马什菲尔德成为水库的时候，这所房子就被淹没了。幸运的是，这房子里头还有些有价值的东西可供打捞，这使得他们的潜水变得有利可图。

他们围绕着房子慢慢地转着，察看着。两人同时都注意到，房子的门框和窗户全都腐烂了，窗玻璃也掉了下来，被淤泥所覆盖。沃恩正在寻找一个合适的入口，他抬头感觉了一下水的压力，觉得应该小心谨慎地加快搜索。他伸手触摸墙面，由于墙砖上长满了苔藓，摸上去是那么的柔滑，然后他向上游去，桑德斯紧随其后。

他们游过屋顶时，沃恩往下看，他看见瓦片在他的身下浮动，这使他产生了一种感觉，贴切地形容应该是一种虚无缥缈的梦幻般的感觉。这种感觉他以前也有过，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强烈，而且是那种人在做梦时才会有的感觉：灵魂游离了躯体，不知道死亡之际是否就是如此。

重力把他们拉回到房子的后面，他们停了下来，考虑了一下行动方案后，决定从一个窗户洞里潜进去。他们用最轻柔徐缓的动作顺利地穿窗而入，来到了一间还留有一些设备用具的厨房。那儿有一个旧的烤箱，插头还插在墙上的插座里，一只碗柜里留有几听没有标签的罐头，洗衣机里遗留着几块腐烂的桌布。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厨房还挺现代的，因为里面的厨房用具都是用福米咯塑料（一种比较高级的塑料贴面）做贴面的，可是现如今，由于水的浸泡，那些贴面已经变得翘曲不平了。厨房的洗涤池是不锈钢的，与墙面的颜色融成一体的金属灰色因经常触摸而失去了原来的色泽。轻而薄的网眼面料窗帘在水中波浪般起伏飘动，沃恩上前轻轻地触碰窗帘。不料，窗帘从滑圈上掉了下来，落在了沃恩的手臂上，正当他想要甩掉它的时候，窗帘破裂开来，飘飘忽忽沉落下去。

他有点儿害怕，可又不知道怕什么。有几次他潜水到沉船上去的时候，也出现过这样的情景。还有一次在他住的地方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都令他感到不安，似乎先前的居住者会像虚无缥缈的幽灵那样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只不过这次是水里的幽灵。他控制住自己的恐惧心理，向桑德斯发出了信号，而后他率先离开厨房，游到连通厨房的另一间屋子。他环顾四周，发现房间里家具摆设齐全，砖结构的壁炉架上有一只贝克莱特牌的座钟，壁炉上方挂着一幅镶有廉价镜框的照片：一个眼睛大大的，眼神中

带着哀怨的女子倚树而立，由于水的浸泡使画面变了形，所以，她的卷发仿佛正透过镜框的玻璃向他漂来。他离开壁炉游过一张扶手椅，来到一个长而窄的过道前。在过道的那一头有一缕淡淡的光亮，这使他能够看清房门在哪儿，并照亮了消失在黑暗中的楼梯。他犹豫起来，此刻他的脑海中出现了某种幻觉，仿佛他真的处在一个有些怪诞的梦境之中——他向楼梯上方游去。

到了楼上的平台处，他停了下来，确定方位，然后转身慢慢地摸索着进了第一个房间。这是一间空房间。他退了出来，打信号给桑德斯，告诉他，他们应该到第二个房间去看看。这个房间最里面的墙边有一个床垫，旁边还有一个带闹钟的收音机和一沓可能是毯子之类的东西。

沃恩不愿意一个人留在那里，他跟着桑德斯进了一个铺有瓷砖的小浴室，洗脸池上面的小橱里，除了一包剃刀和一把牙刷外，什么也没有。

沃恩和桑德斯转身离去，毫不费力地进了主卧室。两个幽灵的出现搅动了平静的水，结果床上的被单因水的波动而被掀了起来，把他们吓得毛骨悚然，像孩子受到惊吓似的直起了身子。冥冥之中，沃恩好像真的看到它们从他的眼角处消失，可他怎么也无法自如地转动自己的头。因为害怕自己可能会看到什么可怕的景象，就像一个孩子害怕在镜子里看到鬼怪一样，他赶紧游开了。

沃恩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高度适中的衣橱上，他慢慢地划了几下水靠近它，并握住橱门上的球形把手，试图打开它。由于时间长久的关系，把手上的光泽全无，捏在手里感觉滑腻腻的，上面的黄铜已经氧化生锈，变得非常粗糙，这使沃恩想起了鲨鱼的皮肤。要把橱门打开还得费些工夫，他折腾了好半天才拨开插销，最后终于打开了橱门，水的压力使原本轻而易举可以做到的事情变得较为麻烦。因为橱门的铰链锈蚀殆尽，门掉了下来，沃恩往后退了退，等到里面的淤泥都落干净后，他注视着衣橱，想看清里面究竟隐藏着什么东西，桑德斯这会儿就在他的身后，可是他看不太真切衣橱里面的东西。

那不是真的，他几乎立即就认定。它被放在这儿只是为了搞笑吓唬人而已，只要用手去摸摸，他的触觉就能确定他的判断是对的：他看到的脸

其实是万圣节晚会上的那些人所戴的面具。它可能是塑料做的，硬而不易弯曲，不像是人类的那么柔软而易腐烂，正如他的眼睛所看到的那张脸，它没有变形腐烂。

他伸出手，捏住那张脸的下巴，就好像要把面具从一个塞满填充物的道具头上给拽下来似的。可他万万没想到，那个下巴竟然从他手里脱落下来；原来，他所捏着的是一个死了很长时间的死人的骸骨。随后，突然冒出一大串气泡，紧接着，一声大叫传到桑德斯的耳朵里，叫声虽然因水而有些失真，但丝毫也没有削弱它所传递出来的恐惧感。

2

在他下班的时候，牛津本就拥堵的交通近乎陷于瘫痪状态，路上的车像生了根似的纹丝不动。是因为道路施工？还是因为出了车祸？吉尔摩尔无从知晓。他只知道今晚他会回到空荡荡的家；那是因为苏离开时带走了几乎所有的家具，只留下了极少数的几件物品，这些是将近一年前她搬来时带过来的。这么一来，他的房子里就显得毫无生气，缺乏温馨的感觉。

他心里明白，他并不爱她。也许她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事实上，和一个魂不守舍的人在一起生活是一件难以忍受的事情。他们第一次见面后只过了几个星期，她就搬来和他同住了。这个女人是谁，这个你从未谈及过的女人是誰？

他可以用谎话使她不再缠磨他。比方说，他可以告诉她，任何一个与他有关系的女人都比她强；他还可以对她说，她们每个人都曾把给他的留言贴在冰箱上。

为什么是冰箱呢？他感到困惑。是因为它在狭小的厨房里显得很扎眼，留言放在那儿肯定会被看见？或者仅仅是因为，吸在冰箱表面的那个光滑坚硬的磁性雪人是理想的放置留言之处？

这决不是因为他需要什么留言。他知道她们所有的留言都意味着什么，有时甚至早在几星期前他就知道她们打算离他而去。你从没说过你是什么感觉。

起初，苏还能忍受他的沉默寡言。但是，随着对他的感情日益加深，她开始想要进入他的内心世界，而且她确实也这么做了。他应该可以告诉她，她这是在浪费时间。他还可以告诉她，总会有那么一天，当他开车回到家时，发现家里空无一人，又黑又冷。苏最终还是加入了离他而去的女人之列，使他那长长的名单中又增添了一个名字。

他从汽车的挡风玻璃中定定地看着自己的影像，那张脸看上去很陌生，这也许是由于透过玻璃的反射而略显变形的原因。那是一张正值盛年的男子的脸，这样的脸很容易吸引女性，因为它给人的印象是：事业有成，冷静沉着，自控能力极强。

这真是极大的讽刺。

车流终于动了起来，吉尔摩尔小心缓慢地咬着前面的车尾向家里开去。可是开了一段路以后，不知怎么的，他把车开到了一条他以前从未留意过的岔路上，也许是不愿面对冰箱上的留言而不想马上回家的缘故吧。

但最终，他还是不得不把车开回了他那套半独立式的三居室住宅，它和周围其他的住宅一模一样，都用红砖墙包裹着，像盒子似的嵌在一排月牙形的房子中间。迄今为止，他已经在这里住了好多年，可是他一直都觉得那不是家。他对它的看法，和他对与他在这里共同生活过的女人们的看法是一样的——他只能给予短暂的关注，而决不会对它回眸顾盼，恋恋不舍。

他把车停在车库前，锁上车进了屋子，他发现通向厨房的门被锁上了。他不记得他锁了门，或者为什么他要这么做。也许是为了不让自己去看厨房里那个苍白晦暗的“脸”吧。

他略作思考后，猛地从那个雪人身上扯下了一张有划线的薄纸条。这张纸条并没有使他感到烦恼不安，他甚至连看都不看一眼就把它捏成团，用脚踩开一个垃圾箱，把它扔了进去。吉尔摩尔心里完全

知道纸条里的内容。那倒不是因为他看过许多遍，而是因为他知道，它的内容与其他每一次在冰箱上出现的纸条是一样的，惟一不同的是留言人的签名。

他一反平日的习惯，给自己倒了一杯饮料，拿着它进了客厅。客厅里的家具摆设简单舒适，如今没有了异性的触摸和拾掇。他沉沉地陷坐在沙发上，用遥控器打开电视，看起了新闻。

片刻之后，电视节目播放了一条有关马什菲尔德的新闻。在此之前，他几乎已经忘记了那次所发生的一切了。他只是恍惚地感觉到，那暗暗的蓝灰色的水在毫无觉察的情况下，倏忽之间涨了上来，把他整个人都吞没了。然后，有关马什菲尔德的新闻结束了，其他的新闻节目出现在屏幕上，他意识混沌地听着电视里报道着别处发生的天灾人祸使他人受到了致命的打击，正如马什菲尔德的灾难使他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令他身心憔悴而一蹶不振一样。

他关上电视，呆坐在那儿。突然，他想到了苏和她那尖利响亮的指责声：“这个女人究竟是谁？”

像这样的夜晚，孤单又寒冷，特别是在十一月份。有时候，他倒真想回答那个问题。可令他苦恼的是，他这会儿几乎想不起她的脸来，但能记得她别的东西，比方说，他记得她留有一头黑色的短发，用摩丝梳理成看上去像顽童似的发型；她比他喜欢的那种体态丰盈的女子要瘦一些。他还记得她有很强的自信心，这种自信普遍存在于既漂亮又聪明的女子身上；而且，自从她在萨默维尔学院攻读英国文学以后，毫无疑问，她确实变得更自信、更聪明了。

为什么他对她难以忘怀？

他说不清楚，正如他不知道为何无法说服自己去告诉警方，二十年前他们为什么没能将他绳之以法。

有时，他很想这么做，但是这么做产生的后果令他望而却步。所以，他只能伴随着谎言继续活下去。而这个谎言就像一层薄膜，把他的生活给笼罩了起来，使他感到窒息。它扭曲了躺在薄膜下的生灵，以致没有人能够看到薄膜下掩盖的真情。

3

由于视力越来越模糊，德莱弗不得不用听广播来取代看报纸。正如德莱弗希望的那样，它终于发生了：在马什菲尔德发现了遗骸。它是在衣橱里被发现的。

德莱弗觉得听上去有点儿不对头。那儿有上千亩沼泽地可供掩埋，它们当时行将被水利部门建造的水库所淹掉，那么，为什么要把尸体藏在衣橱里呢？

他来到厨房，视力模糊的眼睛越过一小片玲珑整洁的方草坪，望着对面养老院的平房，对自己记忆中已故的妻子说：“玛丽，他们找到了她。”

德莱弗仿佛看见她正站在洗涤池旁，不慌不忙、井井有条地埋头洗着早餐用过的盘子，她的头发已不再松软光亮，她的手指看上去也不再灵巧利索。我没有告诉过你他们会找到她吗？

“可你怎么也猜不到是在哪儿找到的，”德莱弗说，“这些年来，它就在那下面，等待着。他竟把它藏在房子里！”

他对此难以理解。就算他认为吉尔摩尔会做一些愚蠢至极的事情，比方说在调查期间找蛙人下去之类的事，可是早在二十年前，当他站在堤岸上凝视水下时候，他就已经认定尸体是被埋葬在沼泽地里——像房子一样已经完全被淹没了的沼泽地里。他由此认为，找到它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他来到客厅打电话给泰晤士河区警察局，警局的电话号码他是再熟悉不过了。

“给我接刑事科。”

“什么事情？”

“马什菲尔德。”德莱弗说。

在等待接通电话的时候，他回想起自己曾经在警方开始调查时，就怀疑是吉尔摩尔把她给杀了。他可以从吉尔摩尔那畏缩的态度中看出来，这决不是从多次的询问中得出的结论，而是从吉尔摩尔的眼睛里不断闪现出来的畏惧神情中看出来的。冥冥之中，他好像在和吉尔摩尔对话：

“是你杀了她。”

“你好像很自信。”

“我肯定。”

一个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一个语速很快、声音浑厚的嗓音厉声说道：“这里是刑事科。”

“你是谁？”他问道。

在泰晤士河区警局里，一个警察一手拿着几张纸，另一只手拿着一份文件，下巴夹着话筒回答道：“多尔顿警督。你是谁？”

“德莱弗。前泰晤士河区警局的总警督。”

这名字有点耳熟，接着，他很快就从久远的回忆中想起了这个名字，多尔顿做了个鬼脸问道：“是比尔吗？”

德莱弗小心谨慎地答道：“我们认识吗？”

“你于一九八〇年退休，或者是在那前后吧。”

“是的。”

“那时我刚到警局工作不久。”电话那头没有马上回应，多尔顿乘着这个空隙，绞尽脑汁地回想德莱弗这个人，并接着补充道，“你可能不记得我，可是我记得你。”

德莱弗有点感动。他带着热烈的口吻，伴随着歉意说：“如果我看见你，我敢说我一定会认出你来的。”

多尔顿答道：“不必介意。你有什么事吗？”

“我听说你们请凡是知道与马什菲尔德发现的遗骸有关的知情者，可与泰晤士河区的里格拜警长联系。”

“他出去了。”多尔顿说，“你有什么情况要说吗？”

“一个有关遗骸身份的问题。”

在按惯例询问前，多尔顿停顿了一会儿，然后问：“你的电话号码是

多少？”

德莱弗报了电话号码后，多尔顿补充道：“告诉我名字，这样，我可以建一个立案材料。”

“沃纳，海伦娜·沃纳。”德莱弗说。

4

住在报刊代理销售店楼上的好处之一，就是每天都能在第一时间看到报纸，得到报刊上的新闻消息。

像往常一样，在顶楼一扇门的门缝下面躺着一份报纸。这扇原本通向后面卧室的门，如今被当做进入琼居所的大门。琼起床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动作娴熟轻柔地把报纸从门缝下完好无损地拉出来。

她拿着报纸走进一个房间，它曾经是个浴室，但现在被当做了厨房。如同火柴盒般那么狭小，里面没有铸铁制的浴缸，取而代之地放置了一个小贝琳牌的炊具，地上是感觉冰凉的油地毡，一只不锈钢的水斗已是污浊不堪。

简易的灰泥墙半遮半露地藏几个吊碗橱的后面，碗橱过大的体积使这里本来就狭小的空间显得更小，所以，在里面做事情头很容易撞在碗橱上。不过还好，由于习惯使然，琼已经可以来去自如地避免撞头了。这会儿，她正在调制奶茶，她把一匙干茶和牛奶调和在一个杯子里，再倒上开水，这就调成了一杯奶茶。一旦喝惯了，你会觉得味道还不错，这样可以使她不用经常去买牛奶。

她拿着奶茶和报纸走进了主卧室，房间里的长沙发既是沙发又当床。她打开电炉，拧到第一挡，并把报纸折成通俗小报般大小浏览了起来。

报上的大标题使她猝然一惊，她的每一根神经都被搅动了。这不是因为标题有什么可怕——经过了三十七年的人生，有好几年是作为记者在曼彻斯特新闻晚报社度过的，她还没有完全彻底地从生活里发生的恐怖事件

之中摆脱出来。谋杀时有发生，不明尸体经常被发现。她在报上看到过这些新闻，也从新闻节目里听到过类似的报道。她认为，那都是些令人憎恶的事情，可她却像大多数人一样，只是看过听过罢了，生活丝毫不受影响，死者最终被遗忘，有时也只是几分钟的感慨而已。但是这次却不同。

她一张张翻阅着报纸，寻找那个标题的详细报道，结果在报纸中间一张的版面上找到了它，而且它还配有一张水库的照片。

她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模样的马什菲尔德。她记忆中的那个地方只是一片寂静的平地，她还记得那芦苇丛中惊飞的鸟。

她把茶杯放在地毯上，小心翼翼地绕过放在地上好几天的脏杯盘，走到窗前拉开窗帘。窗外，天空灰蒙蒙的一片，乌云在空中漂浮、聚积，雨滴飞落而下，打在窗玻璃上，然后流到窗台上变成了一个个小水洼。她用手背在玻璃窗上抹了一圈，感觉玻璃又湿又冷。

从这里望出去，街对面有一个汽车站，马路上的车蜗行着，一群穿着校服的孩子正嬉笑着在马路上的车子中间窜进奔出，看上去就像弹子洒落在路面上一样。

三十年前，她在离这儿一英里不到的相似的马路上也玩过同样的游戏，那时候她就已经知道她如今所居住的这栋房子了。当时，底楼是一个自助洗衣店，店主就住在现在她住的这套房子里。不过，当时她想，等她长大后，她会搬离这个地方。

当然，那时她并不知道她现在知道的事情：她永远不会离开这里。大学毕业后，在曼彻斯特新闻晚报社的工作以失败而告终，她又回到了沃林顿，如同掷骰子总是在一定的范围内一样，她回到了她的出生地。

不过，她并不总是那么认命的。在大学时，住在学生宿舍里的那几年，她总是相信她的生活迟早会改变；尽管她不知道也不在乎是因事业的成功而改变，还是因婚姻而起变化，总之是会有改变的。她主要关注的是在事业上能够获得成功，因为成功就意味着拥有一份好的工作，有自己的房子，还有一个伴侣，也许还有孩子。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

有时候，她刻意地想要在自己的生活中发生些什么，但她不得不承认，事情决非自己一相情愿的那样，那些具体的事情一件也没有发生过，

什么也没有发生——只是年复一年，光阴流逝。就在这些年里，她的年龄越来越大，而且并无建树；她像滑进了山中一个深邃的凹穴里似的，一直走着下坡路，毫无起色，以至于她的作品越来越难以发表。

她离开窗子回到沙发那儿，拿起报纸看了起来。从专业的角度讲，她觉得这篇报道写得相当不错。这倒并非说她就是权威人士。其实，她虽然做过好几年的记者，但她并不具备对它评头论足的水平。她的反应太不灵敏，她的文章太小题大做，她的性格太内向，以至于她不会千方百计抓住机会，抢先报道具有轰动效应的新闻。她是那种只能报道谁家庆祝金婚，谁家生了双胞胎之类的无足轻重的记者。即便这样，她还像个傻瓜似的，放弃了记者的工作，当上了自由撰稿人。

从那以后，工作和经济来源的不稳定，时常会使她的收入不足以维持她的生活。每当此时，她就会向政府申领最低生活费。但有时，她也会向政府申报她发表文章的所得，而有关部门就会从她的所得中扣除一部分。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担心。

回到沃林顿使她有一种失败感。不是因为这个市镇有什么不好，市镇本身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是因为她希望得到更多。现在哪怕你只是希望得到一点点，也算是一种奢望，比方说：希望有一个与她共享生活的人，或是一份稳定而小有成就的事业，使她有足够的收入能住在一个——她环顾四周——比这里要好的地方。生活就是这么回事。

在她的生活里几乎没有男性朋友。她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她是个胖子。能够接受这个事实的肥胖人群是有寻找伴侣的愿望的。那些因为肥胖而痛不欲生的人是没有这种意愿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一个人生活也有一个人生活的好处，比方说，不会有人抱怨夏天房间里不堪忍受的炎热和冬天难以抵挡的寒冷；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吃的食物；也没人会发牢骚说沙发太窄，两个人睡在上面毫无舒适之感。

她自我安慰地想着，作家的个人生活常常就是这么不尽如人意，特别是那些沦落到为价廉质次、面向低收入消费群体的杂志写专题报道或是特写什么的人，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一旦自己所写的文章没人要而感到受挫、感到灰心丧气的时候，她就会致力于写小说，写一些神秘虚幻的、篇